

中国现代哲学史

资料汇编续集

辽宁大学哲学系

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编

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续集（第七册）

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流派批判

（五）

主编 钟离蒙 杨凤麟

一九八四年六月 沈 阳

目 录

第七册 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流派批判（五）

法兰西哲学思潮·····	李 璜（1）
柏格森的时空论·····	范寿康（16）
格格森哲学与罗素的批评·····	张东荪（19）
论柏格森哲学（通讯）·····	李石岑 朱谦之（28）
柏格森主义的运动与辩证法的运动·····	老 赞（32）
心 力·····	冯友兰（34）
节译柏格森玄学导言·····	蔡元培（37）
心力（节选）·····	柏格森著 胡国钰译（42）
译者序	
一、生命与意识	
二、灵魂与身体	
七、脑髓与思想一个哲学的错觉	
创化论（节选）·····	柏格森著 张东荪译（69）
创化论序	
译 言	
引 端	
第四章 智慧之活动影戏性哲学史概观	
柏格森传·····	吴 康（95）
达尔文主义·····	周建人（113）
非达尔文主义·····	费鸿年（117）
读鲍尔文《发展与进化》·····	常乃惠（124）
进化之方法·····	陈兼善（132）
生物发展法则与人类社会发展法则·····	张栗原（142）
进化论发达略史·····	陈兼善（149）
达尔文与近代社会思想·····	曹任远（175）
哲嗣学与谱牒·····	丁文江（180）
达尔文主义与社会主义·····	费觉天译（189）
达尔文学说与唯物论的关系·····	杨人杞（197）
社会进化论·····	瞿世英（212）
进化论与近代哲学·····	张铭鼎（221）

法兰西哲学思潮

李 璜

这篇文章，并不是要将法兰西哲学的全体和所有哲家的思想一一介绍于读者，是有意勉力将法兰西哲学思想的特徵和他的渊源略说一说，或者对于有意研究法兰西哲学的读者不尽无益。再如能参看拙译的《法兰西哲学史略》，（柏尔格森著）或者容易寻出一个下手研究的途径了。

一

现在且说这个思潮的潮字：这并不是掀天而降的钱塘潮，也不是茫无涯涯的海洋潮。有人看过两江水交流的所在，一江水是绿的，一江水是暗的，两江水一交流，起初还各分一边，向前流去，愈流愈混，便分不开来，到末了，这两江水另外混成一种灰碧色。一国的学术思潮便好像这样，有他的来源的本色，有他的并流的合色。我们若能够用分析的眼光，从他的合流里追寻出他的来源的本色，再从来源随着看出他的并流的所在，我们或者可思过半矣。

法兰西哲学思想的特徵——来源的本色——就是明澈（clarté）两个字。能明澈的 谭道理，这一个能力并不是世界上只有法兰西哲学界才具得有。不过由他们本来的倾向，从来好去寻明澈的意思，（idées claires）并且连络这些明澈的意思，也务求明澈的关系。（rapports clairs）我们一眼看去，便可以见得虽然法兰西哲家好谭事物的究竟，却一点不在事物的究竟处下预定的断案，必定要等思想的理解到了何种程度，并且这种理解要合于规律，然后才承认这种知识。所以法兰西哲学重数学的逻辑方法。他那思想界第一个人物笛卡尔特（Descartes）就是发明解析几何的人。笛卡尔特所以开始用这种数学演绎方法的意思是要使完全以聪明为作用的直觉容易感受真理。因为聪明去感受真理的时候，只是用更纯洁的眼光去看，并不是有特别的意义或想像。要这最纯洁的眼光看得见，除非简单，但是这种简单多半是含在复杂的全体里面，所以要这聪明的直觉明确的达到真理，非从复杂里抽出这种简单不可。这种简单就是笛尔卡特所谓的绝对（absolus）或简单的自然。（natures simples）这个绝对既是简单，当然本身明澈。（Claires en elles mêmes）这明澈的意思便好象一根铁练的起端，直觉不能一眼看完这根铁练的全体，先从这起端着眼一环一环看去，可以得着这环环相连的明澈关系。笛卡尔特的《方法论》（Theories de la méthode）说：“用秩序引我的思想，从最简单更易懂的事物上下手，一直慢慢的有次第的升到更复杂的知识。”他这个说法，就是上面所说数学演绎方法的意思，并且就是法兰西哲学思想所以明澈的原因。

但是假如法兰西哲学的明澈只是靠着数学的分析，不久又要走入黑暗的境界。因为过于分析，便忘却了事物的关系的不可分析的地方，以至于把所有事物的组织看成一种人工机械的结果。所以笛卡尔特说：“几何方法不算是完全的，人的思想本身是超过几何。用几何精神

(esprit de géométrie) 虽然解得着一大部分的光明，但是思想要从事物全体上着眼，才不致陷入空虚。”因此继笛卡尔特而起的巴斯卡尔 (Pascal) 便大大的主张灵敏的精神。esprit d' finesse) 这种精神的作用是为连合外形矛盾的许多原理，用来扣合真实，是为从全体去感觉驰出抽象理解力之外的秩序，是为决定到那一点该当用演绎的逻辑，到那一点便该当停止不用。巴斯卡尔曾说：

“在灵敏的精神里面，这些原理都是日常公用的道理，都在众人眼面前，只是掉过头来，便可看见，不必去用很大力量。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好眼光，因为这些原理都很细微，并且繁复，以至于不能不逃脱人的眼光。一个原理逃脱了，便要引出错误。所以该当用最明亮的眼光去看所有的原理，然后用最准的精神去考察这已经认识的原理，免得理会错误了。

若是所有的几何家都有这样好眼光，当然他会敏细，因为他既然把事物公理认清楚，当然不会误解。若是所有的细心人都能够屈他们的眼光去相近与他不习惯的几何的原理，当然便备具了几何的长处。

但是所有习惯用感觉来判断的多不懂得理解判断的事物，因为他习惯凡事都愿意一眼看透，不愿意去寻原理。习惯用理解判断的人又恰恰相反，他事事都要用原理来判断，完全不懂得情感的事物，只是寻原理，不去用眼光。”

巴斯卡尔这一段话却是从来科学界和哲学界共有的毛病：偏重理解的容易陷入空虚偏重感觉的容易陷入误会。法兰西哲学界开始的两个人物便能互相发明，互相调剂，从几何的精神加入灵敏的精神，去求达到明澈的界域。所以后起的法兰西哲学家，或是从事物方面 (réalité) 去到玄想，(métaphysique) 或是从玄想来在事物方面取徵验，都以笛卡尔特巴斯卡尔两人的说法为圭臬，以明澈二字为标点。所以明澈这个德性，便可算法兰西哲学思潮的特徵。

二

谈法兰西哲学，本应该便从笛卡尔特说起，因为他跳出前人窠臼，特别竖起法兰西哲学的精神。不过中世纪是哲学思潮四布的起点，又是自然科学发端的时候，所以我们也应该略说一说这个时候的法兰西哲学。

中世纪本来是宗教的时代，到后半期哲学界才动手争论根本问题，(universaux) 就是所谓主要的思想 (idées générales) 如像空间时间人神这些问题，当时分三派。

(一) 唯实论，(réalisme) 他相信绝对的真理，真理是存在的，并且是一定的。这一派法兰西的代表哲学家要算是威廉长博，(Guillaume de Champeaux) 他生在十一世纪之末，算是经院派 (scolastique) 哲学的一个创始人。唯实论定大小美恶等抽象意思都有他的精神的存在和实体的存在，很与柏那图的意思相近。柏那图曾说：“普通的才算真实的，特别的只有真实的外形。”唯实论说：“特别的人不存在，普遍的人才存在，特别的人只有存在的外形。”这好像现代一派群学家的话，社会是独立于其分子而存在，社会有他本身存在的公律，就是说人是为社会而存在，不是社会因人而存在，所以人该当服从社会。

(二) 唯名论，(nominalisme) 他以为各种事物的存在都是些名称，是些字眼，是些说法，其实并无所谓定论，也无所谓真理。这一派法兰西的代表哲学家要算罗斯南，(Roscelin) 他也是一个十一世纪经院派的哲学者，唯名论大体是他创的。唯名论以为大

小美恶这些抽象意思，都只有名无实，因为我们看见许多大东西小东西。我们便有了大小的概念，大小的名称，其实存在的只有东西，没有大小。推到人这个名称也是一样，我们看见许多人类使用这个人字来代表。我们对于人类的意思，其实并无所谓人的存在。唯名论这个结论又与唯实论结论相近，所以后来人说唯名论与唯实论只是些字义的争辩。

(三) 理会论，(conceltionisme) 他不相信普遍就是真理他以为真理并不存在，只是人的精神的理会力。这派法兰西的代表哲学家要算亚白那尔，(Abelard) 他是十一世纪法兰西有名的神学家，艺术家，又算是法兰西经院派的首创人。前两派的威廉长博罗斯南都是亚白那尔的老师，但是他既不承认第一个老师的唯实论，又不承认第二个老师的唯名论。他说：“精神存在是超过个人，因为精神能够往来在许多个人中间，从我传说与我的听者，又从我听者说给与我的这种普通意思是不会变的，这就是我与听者都有人的精神的理会力。宗教便是许多宗教家的理会力的公有的存在。”

以上三派，不过依着当时派别，表明法兰西经院派哲学的大概。其实这三派思想与法兰西近代哲学思想没有甚么关系。——很少的关系——这些人物也不能算法兰西哲学界特别的人物。不过在中世纪巴黎大学便产生了，当时的巴黎大学叫做(Univortas collegias,)，是英意西班牙的学者所组织的学会同法兰西当时的中学校组合成功的。英国同时也有同样的组织，就是牛津大学。当时巴黎大学主张亚里士多德学派，牛津大学主张柏那图学派。两派的战争很烈。毕竟亚里士多德学派战胜，巴黎大学便成全欧学术的中心，法兰西的哲学思想愈盛，所以便酝酿在十六世纪产生出第一个凌盖法兰西思想界的大哲学家笛卡尔特。

但是在笛卡尔特以前，还有两个哲学家：一个是拉白列(Rabelais 1500—1553) 一个是谋德尼。(Montaigne 1533—1592) 他们两人都轻理性，(raison impuissante) 重自然，所以当时便叫他们为自然派。(Naturalistes) 后来卢梭便从这里出来，因为谋德尼，便有其所欲(fais ce pue tu voudras)的话。并且他们两人都是怀疑派，谋德尼的全体著作无非是一个问号。他说：我知道甚么？”(Que sais—je?)这个思想却与笛卡尔特大有关。

三

尔赖笛卡尔特(René Descartes)生于1596，在法兰西都尔来仑省拉海村中。(La Haye de Touraine) 本教会学校学生，并且很忠于教义。他在二十三岁1613的时候，那年十一月十日晚上，一个人关在一间小屋里，看见火炉的火，忽然对于自己信仰有了绝大的觉悟。

(笛卡尔特称他这一晚为神怪之夜)从此他抛弃一切信仰，成为完全的怀疑派，自家去寻着想的地方和下手的方法，因此发明解析几何，作《方法论》和《指挥精神的规则》(Regles pour la direction de l'esprit)诸书。他既得着想的方法，以为思想要实验，所以游历全欧，到处观察。回到本国，又作《世界论》，(praite'du monde)《哲学大纲》(Principes de philosophie)和《嗜欲论》(Traité des passions)等名著。死于1650年，年五十四岁。

现在谈笛卡尔特的哲学，我们把他分作三段说，先说他着想的地方，次说他下手的方法，然后再说他的哲理：

笛卡尔特既然一切怀疑，他着想的起点又在那里呢？他说：“我暂时一点东西也不相信，别人所教我的东西都一并放在计较之外，一切都疑。但是有一点地方我不能疑，‘就是我不能疑我是在疑。’(Je ne puis pasdouter que je doute) 若果我在疑，我当然要想，如

果我想，我当然在。”(si je doute, je pense et si je pense, je suis) 我在，(je suis) 这就是第一个保证。这个保证并不是理解力表示出来的，完全是精神的视察，直觉的感应笛卡尔特由这直觉得着第一个真实的存在，就是‘思想的我。’(mon existence commune otre pensant) 既认定有这思想的我为第一真实的存在，所以笛卡尔特便不承认从前一切科学或哲学高压与理论的道理，因为这中间没有第一真实的思想的我的存在。

但是笛卡尔特又怎样下手呢？他首先宣布：“除却当然的明了一概不认为真的表现。”(naecepter comme vrai que coqui est évident) ——这句话便是使法兰西哲学脱去前代一切羁绊的束缚，发端近代所有明澈的特徵，所以笛卡尔特要算法兰西哲学界的始祖。——他既用这当然的明了来作真实的证据，但是怎么样的意思才算当然的明了？又怎么样我们才认识他呢？必不是这一眼看去，便可以得着这当然的明了，一眼看出的明了，必定常常有错误。因为未用分析的明了常常会欺人的：古代哲学家有许多错了的学说，他自己看去，都觉得有当然明了的道理，何以这种错了的学说在他们精神里呈现这种当然明了的真实呢？这因为判断(jugement)的过错：判断不是常常随着人的知识，是常常随着人的志愿；——自由的志愿一志愿常常在没有十分看清楚的时候便赞成判断起来，或者有时既然看不十分清楚的时候便完全不赞成判断。所以笛卡尔特劝人对于一件事情没有十分明白看出来时切要禁止去下判断，这样当然不会走错了路。当我们用一副最清醒的脑经去对于一种要如何做的事情用思想，并且这种事情在我们脑经里自身觉得没有受外力——势力遗说或个利等——压迫去一定要如何想，在这时候，我们便在这当然明了的面前了。但是这当然明了不是便一眼看得穿的，要用秩序的看法才会领悟，换言之就是用思想，去领悟真理要有次第。因此笛卡尔特才发明解析几何，用他来绳我们无秩序的思想，教我们不要动辄一概而论，对于字面不要太满足了，逐字逐句都要去搜求他的定义，我们的意思然后才得满足。

笛卡尔特谭上帝的存在，还是由他思想的我的存在推定的。他的意思：“我虽然存在，但是我现刻的存在是不是从前存在的结果？一点不能证实。我现刻的存在是不是以后存在的原因？也一点不能知道。但是世界长存，原因永续，就该当有一个永久不灭的存在。”并且他的意思：“我们时常错误，我们是不完全的，但我们思想中又时常有个完全意思的存在。(etre parfait) 那吗，这个完全意思当然是存在的。”

笛卡尔特由思想的我的存在而信完全意思的上帝的存在。我之外既然相信有物的存在，因此相信宇宙的存在。他的宇宙观主张二元论。(dualisme) 他说：“实质是有空间的东西，精神是没有空间的东西，实质所以会活动是因为有原动力的灵魂。这灵魂就是没有空间的精神，他与物体连合并影响物体。要问他们何以会连合，这是不能解答，但是晓得他们俩连合得很密切并且紧要：物体受苦，精神便亏，精神受亏，物体便苦，我们就可以证实了。灵魂对于物体不是时时创造些活动，是时时指挥活动该当向何方面。灵魂既然是无形的，不能说他死或不死，散或不散，并且灵魂是绝对自由，可以为善，或可以为恶。这个自由从何见得？第一从我们最深的情感上见得，第二从我的存在可以直接认识得。因为假如没有这种自由，一切情感都不会生，意识便不能活动，那吗，笛卡尔特的根于思想的真我(moi vrai) 都不能成立。所以他说：“人不只是聪明的，还是自由的。人所以觉得他有自己，就是觉得这个自由。并且要这自由意志，才能看见必然的真实，才不会错误。”这可见笛卡尔特对于宇宙哲学是主张机理说，(philosophie mécanique) 对于人生哲学，是主张自由主宰，(libre arbitre) 是主张情志说，(philosophie de la volonté)

笛卡尔既决定甚么事都怀疑起来，他说：“但是在怀疑期间我还是要生活。因此他拟出他的一种暂行道德。(moral pour provisoire) 暂行道德的条件是：(一) 暂从本地的法律习惯和信仰，但采择对于自己意思最感觉的来实行。(opinions les plus saines)

(二) 对于自己认定为较确当的行为，决守专一励行的态度。(三) 勉力自克，较胜于事运克我，勉力自革，较胜于外界秩序之革我。(tacher de me vaincre plus que la fortune et changer mes desirs plus que l'ordre du monde)

上面就是笛卡尔特的思想的大概。这里不能把他说得太详引起读者厌倦。不过他的思想是法兰西哲学的一股源头活水，在后来法兰西哲学许多派别里没有一派不受他的灌输，研究法兰西哲学，自然该当特别注意。《方法论》discours de la methode一书尤不可不读) 十七世纪王港一派的学者 (portroyal 王港系译义，为十七世纪巴黎附近修道院名称，系老人退休的所在，十七世纪许多大学者，都讲学其中)。如：巴斯加尔，马尔卜朗失，(Malebranche) 博雪，(Bossuet) 亚尔罗德，(Arnauld) 等，都是发挥笛卡尔特的思想。近世的意象派 (dealisme) 和唯心派 (spiritualisme) 哲学也特别与笛卡尔特有渊源，因为他着手第一个真实的自我存在全是认思想的直觉为存在，(intuition de la pemme comme existence) 并且他的当然的明了全是用直觉的认识，算是近世讲直觉的哲学的导师。他既相信这当然的明了的存在，又以为这当然的明了不是轻于用随意的判断可以得着的，这个意思又是近世实验哲学 (Positivisme) 的先觉。我们在下面叙述中，便可以一一看得出来。

四

十七世纪王港一派的学者既善发挥笛卡尔特的哲理，又能增益新说，大大的扩张后来法兰西哲学思路的哲学家，要推巴斯加尔和马尔卜朗失两人。

不过要说他们两人便算笛卡尔学说的嫡派 这却不能：因为法兰西的哲学者本他天性的造作，习惯自家立说，往往不愿意插入前人学派中，并且自己也不愿意严定范围。特立一派，终身进取，不惜先后冲突，有时虽然采取前人或同时人的学说，但是他绝不肯完全牺牲在这前人或同时人的学说精神里面。所以巴斯加尔和马尔卜朗失二人虽然宗笛卡尔，但是前一个特别有他灵敏精神的说法，重实验，察人性，调和理论与事实。后一个更有他的万有之源的说法。

柏来斯巴斯加尔 (Blaise Pascal) 生于1623年。好学深思，天性长于发明。十六岁即发明算数机，二十三岁发明代数上的曲线式算法，近世机械学便全靠这个方法的发明。又精物理，性情敏捷，事事留心，巴斯加尔未成哲家以前，已经以数理学家著名。当时宗教威严尚在，巴斯加尔年少颖悟，不能象笛卡尔特马尔卜朗失立论含蓄，因此多触犯宗教家忌讳，所遭的境遇很苦，死于1662年，年才三十九岁。

巴斯加尔本有谋德尼的“我晓得甚么？”的悯世观念。他说：“一个人生来便有 (一) 偏见，(idée pipée) (二) 幻想，(imagination) (三) 习俗，(coutume) (四) 骄傲，(vanite) (五) 传说，(avertissement) 等等把他包围着，所以可忧”他看见笛卡尔特说：“良知是天地间最分得均匀的东西，”(le bon sens est la chose du monde la mieux partagée) 又看见笛卡尔特破除一切只用思想的我的存在为立说起点，因此对于思想上便大有觉悟，所以他说：“人好似芦苇一样的柔弱。(l'homme est un roseau) 但是这

芦草一样柔弱的人会用思想。” (mais unseanro pensant) 巴斯加尔与笛卡尔二人思想的发源便有这样的相同处。

意大利物理学家多尔里塞里 (Torriceli) 在当时忽然发明真空 (vide l'voel) 的道理, 巴斯加尔在本国便立论赞成。这个道理与宗教学说相反抗, 一时的教士都起来同他辩论。他总是合他们辩不清楚, 因此他费去许多工夫, 做出种种实验, 得着了一个教训: 知道人的思想全靠理解是不够的, 必要加以实验, 全靠几何的精神是不完全的, 必定要加以灵敏的精神, 所以他从笛卡尔特的幻想学说更进一步, 并重经验。在笛卡尔特, 自然也是好奇心引起研究, 但他总守冷静的态度去开通有秩序的路, 渐渐的发明道理, 毫不乱驰。巴斯加尔便不然, 他的好奇心完全溢出他的方法精神以外, 他的真理的探讨完全成了一种嗜好, 因为他既然放眼到自然界, 觉得处处是问题。所以虽然带着笛卡尔特的思想, 却是道路走得很远。近今哲学者德尔博斯 (Delbos) 说: “巴斯加尔不是一个发明学说的哲学家, 是一个一生带着悲鸣去不断的探讨的人。” 有人说: “巴斯加尔没有成系统的哲学,” 但是巴斯加尔曾说: “成系统的哲学值不得一点钟的工夫。”

然而巴斯加尔的思想还是一贯的。他是主张情感, (sensibilité) 换言之, 就是主张伴着爱情的直觉。 (intuition avec amour) 所以他说: “我们认识真理不单由理解, 并且由心灵。” 他的方法论重灵敏的精神。他的人生观重意志与情感的调和。 (rapprochement constant entre la volonté et le sentiment) 他的宇宙观近于唯心论。(他不管上帝与其他存在不存在但问心里觉得不觉得) 都是根着他情感与心灵的主张来的。他有句名言是: “人心自有理解, 理解不识人心。” (la coeur a ses raisons les raisons ne le connaissent pas) 有巴斯加尔, 法兰西十八世纪的纯理派才不致独占势力, 福祿特尔 (Voltaire) 低德俄 (Diderot) 后才有卢梭 (Rousseau) 出来, 起法兰西情感的特性的精神。

巴斯加尔取笛卡尔特良知的学说又加以情感的主张, 便引起后来十九世纪卢梭的自然学派, 也就好像马尔卜朗失取笛卡尔特的心物一元论加以无尽创造的意思, 便引起后来十九世纪迈仑德比朗 (Maine de Biran) 的幻想哲学。

五

尼古那马尔卜朗失 (Nicolas Malebranche 1638—1705) 本系教士, 善演说, 长于谭理。在十七世纪与德意志的黎卜里赤 (Leibniz) 荷兰的师冰罗素 (Spinoza) 并称, 当时人称他做法兰西的柏那图。马尔卜朗失的《真理的寻求》(la Recherche de la vérité) 一书甚有名。读他那本书的第二卷第五章中间的一段, 我们便可以知道他的思想的出发点: “信仰这个东西是遗传令我们知道的, 是理性不能解释的, …所以照神学上讲起来, 我们该当爱上古, 因为我们该当爱真理, 真理便在上古的原故。既然得着上古的真理, 以后的便不该当视有奇异, 所有奇异, 便当停止。但是这个道理在哲学上论起来, 便大不是这样: 我们该当爱新理, 因为我们该当爱真理, 真理便在该当寻求的新理里面。所以该当时向新理去惊奇, 以便寻求真理。如果相信亚里士多德, 柏那图的道理为真理, 可以说是一时的见解, 因为理性不许, 理性是要我们判断照例不及我们后人, 前人的判断又照例不及我们, 既然我们生在亚里士多德柏那图二千年以后, 当然经验比他们多, 所以他们的旧真理当然不及我们的新真理, 或者说: “我们的真理是他们旧真理上又加了新理的结果” 在马尔卜朗失这一段话

里前一节神学的说法是他们教士的本色，后一节的意思便与巴斯加尔的用意相类。不过前后两节的意思恰恰相反，可见这宗教的绝对信仰与哲学的相对探讨是不能相容的。马尔卜朗失有意使教理与哲理一贯，所以他才避去绝端信仰，取笛卡尔特的抽象信仰意思而加以特别说法。

我们现在该当知道马尔卜朗失抽象信仰中的上帝是甚么？他说：“上帝是创造的精神，但是在物体一类的创造的精神以上。上帝有物质上的改良，但是本身不是物质。上帝有精神上的创造。但是本身不是我们这样的精神。他的真正名称就是所谓存在，(celui qui est) 无束缚的存在，(etre sans restriction) 无尽和普遍的存在。”(etre infini et universel)（见真理寻求书中三卷九章）这样看来，马尔卜朗失的上帝的意思便与其他教士大不同了：第一他说上帝本身不是物质，当然不认上帝是有形有力，可以藉自然界来赏罚人的。第二他说上帝的精神不是我们这样的，当然不承认人可以做神变鬼 (anthropomorphisme) 的说法。既把这些迷信都取消去了，马尔卜朗失便本着他上面所定上帝所有的那几个德性来定上帝独为万有之源。(Dieu seul est cause)

先说明这万有之源的意思：就是凡原因同结果中间精神瞥得见的一种“必然”的连接，并且这个“必然”的连接只是由结果到原因中间直接的关系，不是由原因的行为而生，可以变动的。这个“必然”就用普遍无尽的性质来指引来支配万有的活动。人虽然有知识有志愿，也要受这万有之源的指引，不然志愿和知识都没有个方向。所以马尔卜朗失说：“无尽给我们的活动我们前进得更远。”固然有时觉得我们自己“留意”，便能自己引起一种活动发现，可以说这“留意”便是我们知识的原因，但是马尔卜朗失以为这是机会的原因，(cause occasionnelle) 根本上还受一种普遍公律的影响，(cause de la loi générale) 这才是真正原因。譬如一个铁丸去撞第二个铁丸，当然觉得第二个铁丸的动是第一个铁丸的动的原因。但是第一个铁丸的动不是真因，因为他也是被动的，其中都是这“动本相传”一个公律的普遍作用：铁丸的彼此撞动，都是“必然”。第一个铁丸无非本着这个“必然”的原因去撞动第二个，算是得着机会，所以可以说是机会的原因。

马尔卜朗失这种万有之源的玄想，颇与中国老子的哲学相似：老子也是打破天地不是人天人不同类的两种迷信观念，与马尔卜朗失不谋而合。老子的“道”是法自然，也与马尔卜朗失的本着普遍公律的上帝相似。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我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这不是与前面所引马尔卜朗失真理寻求三卷九章的话差不多；马尔卜朗失也无以名他那抽象的上帝，也只好强名叫所谓存在，所谓万有之源。老子对于他这“道”字加以许多形容词，抽象的说，又具体的说，（如像恍兮惚兮无为而无不为等说法）都觉说不妥贴，马尔卜朗失也是一样的困难，他那玄想谭话录上说：“谭上帝的意思用的字总不免失当，因为抽象的去代表不必一定存在的东西的这种意思，不能太着像，我说无尽的存在的时候，全没有究竟存在与否的观念，我只好说我是怀想，(Concevoir) 怀想就是如同看见，看见就可以说是存在。”（这一段引喻并不是想附会，是想把马尔卜朗失的玄想说得更明瞭一些。）

马尔卜朗失的玄想既然与老子相类，所以他的人生哲学政治哲学等等都与老子所主张的差不多：马尔卜朗失的道德学说是敬秩序爱秩序。他这秩序的意思是说：宇宙是个至大机体，他的活动是被安排于上帝，换言之就是被安排于上帝所本的这普遍公律，这就叫做秩序，（就是老子的天网天行）所以爱这秩序，敬这秩序，就算随着无尽在向前去，就算得着

这万有之源。因此他便如同老子，也不赞成赏善罚恶，多欲好异他也赞成绝学无忧，成为完全一个乐天派的玄学家。

六

十七世纪是哲学的建设时代，十八世纪是哲学的破坏时代。因为被福祿特尔诸哲家极力攻击宗教，说他是愚民政策防民手段。（福祿特尔说上帝是宗教政治家的警察兵）一时风从，具体的上帝信仰固然站足不稳，即抽象的信仰说法亦被攻击。十七世纪的学者说理性不是人的理解力所能达到，十八世纪的学者说理性就是理解，（raison-raisonnement）就是人的能分辨的明白意思。（les idées claires qui se distinguent）思想的范围因此大大扩张，所以便生出以下四种思潮：

（一）认识真实的思想：（idée de la réalité de la connaissance）迷信一流的前代学者当然以上帝为绝对真理的存在，不是迷信一流，亦认绝对真理为抽象的存在，如像笛卡尔特，马尔卜朗失都是这样设想。所以当时人知识都有个限度，巴斯加尔常叹：“人生在无穷大与无穷小之间知识实在有限。”到十八世纪既打破上帝的信仰，当然不认天地间有绝对的真理。因此各自扩张思路，在知识上去寻求真理，即所谓寻求相对的真理。（vraie relative）

（二）自由开放的思想：（tolérance）宗教信仰既破，他的条律与习惯便不能范围人心与行事因此良心为真理之唯一裁判者（la conscience est seul auteur du vrai）之说大倡，自由之义亦明，革命的思潮从此发端。

（三）唯物主义之发生：（materialisme）十七世纪末的哲家便多由有神论趋向自然主义，（naturalisme）如所谓无尽存在（être infini）或最高存在，（être suprême）皆指自然的意思，不过还是相对的说法。十八世纪低德俄百科全书一派学者（encycopedistes）出来说：自然界便是真正的上帝，他有自动的能力。（la nature est nu veritable Dieu et a un pouvoir automone）唯物主义便从此立说。

（四）进化说之变更：（Progres）十七世纪及十七世以前学者言人类皆向上发展，以达到上帝的完全为止境。十八世纪如龚底亚克（Condilac）等的说法：人类进化无尽。（Perfectibite indefinie）后更由拉马尔克（Lamark）达尔文（Darwin）用生物的道理来证明，此说更确。十七世纪以前的进化说可以用一根竖线代表，由人起点上升至于上帝。十八世以后的进化可以用一根横线代表，由人起点，向前以至无穷。

随着这几种思潮便发生三大问题。这三大问题从前均赖上帝二字以了之，今日图穷匕见，不能不求自决：（一）社会之性质及起原，（origine et nature de la societe）、

（二）人类来源，（origines des espécos）（三）思潮来源，（origine des idées）关此三大问题，自然英德学者如（David, Hume, Darwin）等同时皆有研究。在法兰西代表第一问题者为孟德斯鸠，（Montesquieu）第二问题者为拉马尔克，第三问题者为龚底亚克与其理想学派，（ideologues）加以福祿特尔低德俄，当时法兰西代表哲家可得五人，列叙于下：

福祿特尔（1694—1778）的哲理并不甚深细。但思想勇敢（Vive）明白，（claire）所以片言数语，可以开十八世纪的觉路。法国现今哲学家多谓福祿特尔思想到平均限度而止，因为该当先把思想用来自己涵泳的时候，他便立刻引到思想的所有效果上面去了。他的宙宇

观人生观等思想，在他谭哲学的信函上，(Lettres philosophiques) 觉得摇移不定。大体是反对笛卡尔特的理解玄想与二元论，赞成陆克 (Locke) 牛顿 (Letow) 的实验说。不过有时又几乎言造物有主；在他的《哲学字典》上天人对话录上说：“人呼我自然我是万能”(on m' appelle nature et je suis tout art) 又觉得把万有看成被创造的了。又在他《愚人哲学》书上也说：“所有的工作可以证出一个工人。”(tout ouvrage demontre un ouvreir) 但是福祿特尔对于人生行为持自由解放之论甚坚决，确有功人道不少。他说：“上帝赐与人的自由是有限的，很微弱的，是不足支配我们思想和行动的。人类所有自由是毕生从苦恼受制中得来，并且是社会幸福使我们去相信自己确是自由的。”他又说：“真正自由就是我能为我所欲为，假如人说我一旦没有道理没有来由去欲呢？这是不会有的事，我欲走的时候，我的走的观念是早成立了。”这就是福祿特尔的解放论的大概，他的可贵处便在此。

低德俄 (1713—1784) 的学说思想详于百科全书。现在把百科全书的精神略说两句，便可以知道低德俄与他的同派 (D'Alambert, Cabanius, Heritius) 等人的思想了：百科全书持论的所在就是自然 (nature) 理性 (raison) 人道 (humanité) 三个大题目。他们对于头一个题目——自然——的意思，是要极平实的给世人一个明白解释，内中抽象及超绝的意思都务求避去，是要使世人了解并不是有意要弃掷上帝，是再不能问上帝去寻世界的来源。因为我们用纯全科学的精神去研究自然的现象，已经可以解释我们的惊奇，打破我们的迷信，百科全书的作者因此便把万物统治于自然律运行不殆的种种意思，一一加以说明。并且说：“他们的解释并不是他们的理想，是随着自然律的自然解释。”(explications naturelles de la nature) 至于对第二个问题，——理性——在百科全书学者思想中特别呈现一种色彩：他们既不取笛卡尔特把理性看得太高的说法，但同时又给理性一个最高权，就是理性照百科全书学者看来，便为万有的监察，万有的裁判，而理性的本身却不能受外界一点裁判。并且主张理性不但与实验相连，而且惟理性唯有实验的机能。一经实验，便验出前代之非。长此重理性的实验，人类知识必不可限，因此便抽出人类进化无限之说。(doctrine de la perfectibilité indefinie du genre humain) 至于对人道这个问题，就是低德俄等主张解放的一个善的观感，攻击宗教的一种最好工具。

孟德斯鸠 (1689—1755) 是一个谭分权 (séparation des pouvoirs) 的学者，我们都是知道的。他的学说所发生的效力我们也多半明白，孟德斯鸠的思想多半在《法意》(esprit des lois) 书中。我们现在便引他书中几段话来说明他思想的发端和究极。《法意》的序言上说：

“我考察人事的时候，相信在这无尽复杂的法律与风俗里面，一定不是单由人的随意发生出来的……所以我定了一个原理，我已看见许多特别现象都向这原理自己让步。历史上的国家陈述无非随着这个原理的公律，每一个特别律还是与普通公律直接间接生关系……。我定这原理并不是随意预言，是从事物的本性 (nature des choses) 上抽出来的。许多的真实，在我有这一贯真实观念以后，便看出来；愈向细微处看，愈觉我这原理有了证据。”但是孟德斯鸠所说的事物的本性是甚么呢？《法意》一卷三章说：“法律该当随着已建或欲建的政府的本性与原则而变，明白说，就是或是施行法令，或是规定民法，都该当照着地方的物理，如像气候的冷暖，土地的肥瘠，员幅的大小，边疆的境遇，及人民的生活或农，或猎，或牧畜等，并且当与政体所能受的自由程度，人民的信仰与趋向，以及他的财富，人数，商务，习俗，现状等等都密切相关。……我便在这本书上，考察这些关系。这本书就叫作法意”这几句话孟德斯鸠把他平生用力所在，及注意的精神可算得一齐说完了。他这本《法意》做了二十年，他曾说：

“我毕生都在法意上用功，我自中学毕业，开始读法律，我便寻法意。”孟德斯鸠的法意既主张原理随事物的本性而变，所以很尊重自然律。他说：“法律的广义就是人的理性。(raison humain)……聪明的人类本着这理性自定条律。但未有自定律之先，便已受未自定的律的支配。因为聪明人未生以前，便有自然律的存在，既生以后，也逃不出他的关系。”因此孟德斯鸠的法律哲学，很近于师冰罗素一派的定断论。(déterminisme)

拉马尔克(1744—1829)的生物进化说出，更足以证明上帝创造万物之说不确。十八世纪之理性万能主义亦前进不止。拉马尔克本生物学家，因研究无脊椎动物，便悟出人类来鲤及生物变化之说。他的动物哲学(Philosophie zoologique)书中说：“所有科学该当有他的哲学。就是由这科学到哲学的路，人类方才做出真正进步。”十七世纪学者重演绎方法，先从玄想定一学说，然后才去求实验。自英培根(Bacon)主张归纳方法，科学的哲学便在十八世纪发端，拉马尔克即本这归纳方法，成他的变化说(transformisme)他的理由是：动物的外形与构造，常受四围影响，更特别受影响于习用。(surtout par l'“usage”)他所抽出的两个公律是：(一)在所有没有过发展期的一切动物内他常用并且固定的这种机能必定渐渐发达长大，并且生出一个同他用的时终始的平均能力。反之，因为缺少这常用，便不觉得渐渐弱少，毁败，减却能力，以至于消灭。(二)所有自然界用动物所习处的四周影响来使他得著或失去某种机能。依据这两个经验得来的公律，及所谓常用不常用的原故，拉马尔克便定出这是变化新类的预备。新类既出，又随这公律预备其他新类。因此他承认人是由下等动物渐渐变化成高等动物，递变始成人形。拉马尔克的进化说大概如此，后来有英达尔文增加并改良他的说法，进化之说更显。

龚底亚克(1718—1780)与上所述福祿特尔等四人思想皆不相类。就严格论之，底德俄孟德斯鸠拉马尔克诸人与其称为哲学家，无庸称为发现家或科学倡导者。龚底亚克思想深细，虽处当时万流迸出百说齐兴的时代，能分别去取、自有独到之处。起初本与百科全书一派相周旋，但思想一点不受他们的牵制。所以卢梭很称赞他，常说：“此人研精潜识，无声无臭，忽然以哲学名家。我可断言后世必奉以深密玄想和高妙理论的荣耀头衔。”龚底亚克哲学后世皆称唯感派，(sensualisme)因他以感觉(Sensation)为根据而论证一切。譬如论人，他下的定义是“每一个人的‘我’(le moi)不过是他自己实证出来的感觉，和他记性所追忆而到的感觉的结合体就是混合所有过去的纪念而得的一种意识。”因此他以为人的观念(idée)就是已经固定的感觉，又被别的感觉引他活动起来。人的愿望(désir)就是想重兴被引起来和想寻重现机会的一种感觉。人的志愿(volonté)就是比愿望更切的一种感觉。从这几句话，已经可以了然龚底亚克研究人类精神较同时学者特为深细。所以开十九世心理学一派，并给十九世法兰西大玄想家迈伦德比尔朗(Maine de Biran)的根本观念不少。现在把他的人类知识来源论(Essai sur l'origine des connoissances humaines)和他的感觉论(Traité des sensations)中间的紧要处引两段：“我们的知识最先自然都是由感觉得来。凡为物的存在都靠这感觉来代表，因为我们不能在感觉不能懂得的东西上生观念。但是别人反驳说是如果事物在某种样的发现时，我们只用感官所得的意义去求他的确证，便不可能，便要错误。所可笛卡尔特马尔卜朗失都重他们的根本观念，(idée innée)用来证实。不过我觉得他们那种以一统万的学说未免简单，要知道如能分析感觉，这事物的证实便不会错了。在我们感觉里可分作三点看：(一)是我们从感觉证实出来的知觉，(Perception)(二)是我们从感觉到外物生出来的一种比较关系，(三)是我们对于事物所应有适当的这

种判断。想这三点中间，在这一点是最明白的，因为证实我们有感觉，当然就是知觉的作用，耳觉声，目觉色，是再明瞭没有的了。在第二点也不会错，我们对于一种外物的观念，当然生出大小长短种种比较关系。所以会错就在第三点上，就是我们着手判断某种度量形色归于某种事物的时候。所以要同着感觉去下判断，须先经过一度熟思的经验来纠正错误，然后所有判断方才有益。”（见《知识来源论》一卷二章）在这一段看来，可见龚底亚克的唯感学说并不是徒恃感官的作用。近世心理学亦承认感觉为知识最先要件，并且皆重视知觉，与龚底亚克意思无异。他说：“知觉就是精神界对于当前事物的一种印象，他是知识最初最简单的第一步，他和意识（conscience）都是精神作用上的一个东西。因为前一个——知觉——的作用成立，只是精神上的感印，后一个——意识——的作用成立也只是报告精神去生感印。有时意识去使知觉引长力量，就是当心：（attention）我们对于外界的知识就从这当心得来。”这就是龚底亚克和他的理想派解决思想来源这个问题的根本观念。可算是创十八世纪法兰西心理学的研究，开近世纪新玄想派的先河。

以上把十八世纪理性万能唯智主义勃兴时代的法兰西代表哲学家五人略说一说，觉得非常不够。但是除龚底亚克外，福禄特尔低德俄等的思想实在没有甚么深醇的地方，并且有时自相矛盾。这也因为当时在自然界时刻发现，大家惊奇好异的心情一时勃发，所有发现一物便给思想界一个变像，思想界起了一个变像，又可以随时寻出事物来证实。所以兴高彩烈，目不暇给，笔不停记，看百科全书一派学者当时忙得那个样子，便知道他们没有去深思的工夫了。并且完全趋重理性，（rationisme）思想便有了限制，所以近今哲家如柏尔格森（H Bergson）说：“我们谭法兰西哲学思潮的新流派，便没有福禄特尔的地位。”如法客（E Faguet）也说：“福禄特尔的思想很待改正。”又说：“低德俄等只知理有无穷，而忘人生，所以把十八世纪弄得枯燥无味。”不过有他们这种信任人智的精神，才将科学的途路打开，价值显出，后来十九世纪孔德（A. Comte）的实验哲学（Positiivisme）便集诸人之大成为法兰西哲学界开新纪元，透启之功，实不可没。至龚底亚克的唯感学说，在当时可谓不合时宜，故众称理想派，（ideologue）含有讥讽的意思，但有龚底亚克，始有十九世纪及今日心理的进步，不能用今日心理学已进步的观念，漠视龚底亚克当时思想的独到处。

七

在十八世纪后半期能独竖一帜与福禄特尔低德俄等并驾齐驱为卢梭的思想。十八世纪学者相信理性万能，所以忘却情感的人生，毫不重视。起初因为惊奇好异，大家也还兴高彩烈去趋向唯智主义。（intellectualisme）到随后大家便都觉得精神无所归依，生活实在枯燥。所以比风（Buffon）给低德俄的信说：“你们把一个有趣味的人生太弄得乾枯了。”

让沙克卢梭（Jean G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生在瑞士日内瓦。（Genève）年少便富感情，爱自然的美。十六岁弃家出游，常受不良社会的污染。（详见他的《忏悔录》中）因此反响，便根源十七世纪大哲巴斯加尔的情感说；唱自然主义，（naturalisme）开十九世的罗曼主义（romantisme）及近代的直觉（intuition）主张和内的良心（conscience Troforde）的说法。卢梭的自然主义的原则是：人生本来是善良的，社会把他弄坏的。（l'homme, de sa nature est bon, la société l'orrend, mauvais）他便本这个原则来破坏从前学说，建设自己的哲学：

(一) 反对智慧——这算是卢梭的根本主张。这个主张的来源因为他少年受不良教育，为智慧反罹一切痛苦。随智慧行事，总与他的天性冲突。并且处处受理性裁判，使他天真一点不得发展。所以因恨低德俄百科全书一派终日在那里提倡理性，他的天性便溃围而出，（他起初本是百科全书一派的好朋友）不惜与低德俄等成仇。谓“智慧实人工造作，不合人的本真，凡事皆当主张情感与自然。”

(二) 反对社会生活——此论见1754《人类平等根原说》(discours sur les origines de l'egalité) 书中。十八世纪多倡言只有社会而无个人，人人当为社会牺牲之说。卢梭反之，谓人性本善，人社会始变为恶。人类生来彼此本平等，有社会始变为不平等。假如没有社会组织，人类本他的天性，各自发展，自力其生，不相依赖。人类之所以失其平等，惟有依赖的原故，依赖自有社会始，所以社会实使人类不得平等。并且有社会便有法律制裁，使人天性不敢发露，只知尊重众论，毫不自然。

(三) 反对科学的进化论——此论见1750年答(Dijon) 大学校的徵文中。意谓科学文学美术只能改进人的外面，不但不能改进人的本来天性，(nature entime) 反斲丧了他。从消极方面说来，就是所有礼貌，藏着本性，所有契约，失却自由，人人不敢露其本真。从积极方面说，反引起许多弊病，因为有各种外面的拘束，道德便失其自身本来的能力，弊病便乘间穷发。所以科学的进化愈快，人类愈丧失其天性的本来，科学的发达，无非人类要想发挥他们的夸大狂，所以各科学中间都含有这三个字的弊病。

但卢梭不是只反对众说便算了。本他的原则，也有一贯的主张，虽不及笛卡尔特马尔卜朗失严密，但他的教育哲学和社会哲学与近世纪思想界和人事界都很有关系。故特略述其民约论与爱米尔：

(一) 《民约论》：(contract social 1762) 卢梭既认人性本善社会使之恶，所以轻社会而重个人。(individualisme) 但是卢梭何以又主张民约？他的意思：以为社会一物能立刻取消固所心愿，如一时尚不能取消，为暂时改善起见，当求其组织近于自然主义。民约的意义，即个人“自愿”牺牲其自由或权利以为众人的利益而互相约结的意思，同康德的自治(autonomie) 相仿，但与霍布士的民约意思不同。霍布士的民约是一群人类与其首领共定的组织约法，所谓约因群而立。卢梭的民约是由此约然后成群，所谓群因约而结。群结之后，如大家愿选一首领，亦未尝不可，但必须在群立以后。并且既重个人自由，则除法律以外不能有所主断，因为这种法律完全是群的集体的志愿的结晶，所谓集体的志愿，就是全群共同的志愿。(volonté générale) 法律既建在公同志愿的基础上，当然人人遵守，并且非遵守不可，因为要行自己的志愿故。行政者既然也是同此志愿的一份子，当然不能自外生存，弄法滥权。卢梭既以公同志愿为立群标准，所以他便不必分别何种政体，只问公共志愿，不管君主或民主，专制或共和，只要建在公同志愿里，随时随地均有民治的精神。

(二) 《爱米尔》(Emile, ou Education 1762) 爱米尔一书与法兰西自由教育制度大有关系。爱米尔所受的教育就是自由的教育，就是扶助学生自己养成毫不去助长。(on ne cultire pas on laisse ,poussé) 并且依着小孩子的年龄和他的性情，爱米尔的教师要换他的方针。所以爱米尔的教育方法是相对的：爱米尔出世本来是赤裸裸的，自然不受束缚，所以该当反对紧衣和鞋子，爱米尔是赤脚在地下行走的。几岁的时候，不能便教爱米尔读诗读历史，因为他还不能抽象的去领略，所以爱米尔的初等教育是反对书本的教育，是要设法使小孩子观察事物，练习感官。不要动辄强勉禁止他的行为，仅他自己会去禁止。譬如不当心走

路，便要跌着，乱去伸手，便要撞着，上几次当，自然不去乱走乱动了。这样比较勉强禁止还有效力。——这个说法开近世天然制裁的道德说——爱米尔到了十二岁，可以开始判断，便供给他些材料去判断，但是供给材料的方法是趁机会的：在赏玩满天星斗的时候，便教他认天文，游历山川旷野的时候，便教他识地理。爱米尔到了十五岁的时候，情感便要发动，可以同他谭宗教和道德，这些玄想事物。但是爱米尔的信仰任他自由去选择，以至于婚姻等当然均不背这自由的原则。

以上卢梭的两个主张，不能用历史事实和社会现象来判别他，说是纯依理想不切实用。要知道卢梭之所以可贵，就是在他的理想尖锐，不为世俗所沾染。卢梭之所以影响十九世及近世甚大，也是因为他不问世情，思想自能创造，才为后世人生另开一活泼境界。无卢梭则十八世以后的人生纯为理性所驱使，世界将无生趣。无卢梭则驱向情感的直觉哲学无从发生，所以柏尔格森说：“我们的思想里面都有卢梭的力量。”

八

自从龚底亚克创唯感派，悉心探究思想来源，开法兰西近代唯心哲学，（spiritualisme）同时经加巴里斯（Cabanis）医理上的经验，知道我们的感应并不仅是内的机能的结果，还有随着神经系自然发生的一定变迁所直接接受的感应加在里面，因此便说明龚底亚克只知内心活动，不知他会受人工教育及外界影响所造成的机械作用，他的唯感说法意义未免太狭，于是研究心理学者分两路前进，一从外界影响和内心现象下手，便成功客观心理学或实验心理学，一仍从内的意识作用上分析，便成功主观心理学或内省心理学。（introduction）此二派虽然渐渐要脱哲学范围去独立建设，但玄想哲学靠这两派的探讨，也大大进步，有了很稳固的根据。十九世纪法兰西的大玄想家迈伦德比尔朗便是从主观心理学到玄学的一个人。

迈伦德比尔朗（Maine de Biran 1766—1824）与德之康德同时，在生并无大名，死后学说才见重于世，故世人皆追称他叫做法兰西康德。（Kant français）但是他的玄想学说与康德迥然不同：他相信人的精神至少在某一点上可以达得到绝对的真，他的普遍观察——人生观宇宙观——的目的就是在求这绝对的真。他一生用功就是要指出自我所有的知识（connaissance sur moi）是最占优势，超过一切现象，能达到真实的本体。（réalité en soi）柏尔格森给比尔朗玄学下个界说是：他要使意识愈低降到内的生活的深处，玄想便愈升高，一直到精神普遍的界域。

迈伦德比尔朗既重视精神作用，所以他的出发点便是分析心灵现象。他不承认龚底亚克的话：我们一切知识都由感官而来。他只承认感应（impression）这个意义，并分出被动的感应与自动的感应。被动的就是感觉，（sensation proprement dite）自动的就是知觉。

（perception）意思是说：我们感官去感受一种事物，明悉或否，都随着他的机能的活动而定。如果机能在不活动的时候，我们任何一种感官的感应都是被动的，并且是暗昧的。譬如触觉，如触接的性质只是痒刺或很利害的激动神经一下，我们对于这种现象，只证到一种当时感觉的变态，过后便不复记忆。假如这触觉是自动的，同时或者用手去帮助的，我们便特别有种知觉，并且可以分辨所知觉的特别的形式，和不同的体质，这就是感官机能活动的的能力。因此感官机能愈活动，我们的知识愈进步。全靠这种活动来完成我们知识上的志愿或反抗。

明白些说，就是全靠在这感应上认识自我或非自我。但是如果没有志愿去活动感官时，我们便一点也不认识，并且如果一点不受反抗，我们便不会知道有一切的存在，以至于有时会不知自己的存在。

以上便是迈伦德比尔朗由龚底亚克唯感论更进一层的说法。他那本有名的《习惯纪录》(memoires de habitndes) 谈习惯的成立，便用这被动与自动的感应来说明。他更进而解剖思想，也以被动和自动的感应来反对当时唯感派物观的解释，重定主观心理学的价值。他著的《思想解剖论》(memoires sur la décomposition de la pensée) 上说：“从原因真正发生的效果，常常逃出我们物观经验以外，所以物理学家以一简单的原因解释复杂万象，不免有时错误。治精神科学更不能照物理学家办法，因为真正内心的现象不能在个人本身情感和自我来源以外去求。譬如在情志所发动的能力上说，这发生活动的自我力的感觉。与这筋力运用的影响，同是两样建设分子，去助志力的知觉成功，如无法剖解知觉，便不能分开这紧紧相连助成他的这两个分子。说到这里，一般纯用物观谭心理学的，便不能一味反对龚底亚克的‘当心’‘记忆’等名目（见前）为玄想为造作。”因此迈伦德比尔朗便在心理学上适用培根的由果识因律，去在志力里面，由结果的知觉求原因的感动，证明心理的原因才是真正的和个人的，物理的原因不过是一些象徵。

迈伦德比尔朗上面这个说法，在现代心理学进步时代，觉得已经浅薄。但在当时，他这样深思，却是难得。他的主观心理学的根本意思就是以志愿力为知识的源头，所以他从知觉的生活上关连到志愿的生活。后来符野(Fouillé 1838—1912)和居友(Guyau 1854—1888)的想象力(ideés forces)的主张，便从他这个思想发挥出来。巴黎大学的心理学也狠受迈伦德比尔朗主观说的影响，如孤散(Cousin 1792—1867)的折衷派哲学，(école éclectique)如拉威松(Ravaisson 1813—1900)的玄想都与他有关系。就是近今两大哲家柏尔格森和布特鲁(Boutroux)的思想也狠同他有渊源。

九

奥居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请参看本刊法兰西号所载《法兰西近代群学》一篇)本是一个数学家，后又精研物理天文等科。他的思想既受十八世纪理性派学者的影响，因反对一切玄想哲学。谓：“玄想不该当存在，本来也不存在，完全是一个莫须有。我们对于事物的来源与究极，至今一点不认识，也不能认识，哲学界始终要想给万有一个全体解释，(explication générales de l'univers) (其实这个全体的解释——一切事物的总体的全体解释——恰恰是不可能的，所以至今尚存其说，无非是多数的精神的一种信仰。”这就是孔德的实验哲学(positivisme)里破坏玄想哲学的一部份。

他的实验哲学要建设的又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我们力所能及，就是整理科学和从历史里面去建设哲学。因此他的实验哲学便先从整理科学下手，并且从简单以至于复杂就是从数学到天文物理化学生物学等以为群学根本，就是整列自然界各种科学求一贯方法，以适用于人事界。所以孔德说：“我所用哲学这个字的定义是特别与亚里士多德相合。他称哲学是人类的知识的全体纲领，我便在人类的后面加上实验的(positive)一个形容辞。我并且说明我这个新哲学学说的目的，是无论观念中的秩序如何，专在整理所观察的一切事物。”孔德这个意思与培根所说“真的知识只在所观察的事物上面”的话是一样，因为对于这种事物，理解容